

飛躍青春系列

那年我十四歲

卓瑩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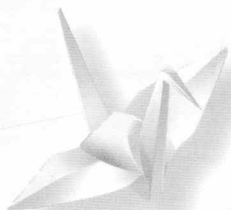
NLIC2970842371

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

飛躍青春系列

那年我十四歲

卓瑩 著 Christine E.T 圖



NLIC2970842371



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

「飛躍青春」系列

那年我十四歲

作者：卓瑩

繪圖：Christine E.T

責任編輯：劉慧燕

設計製作：新雅製作部

出版：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18樓

電話：(852)2138 7998

傳真：(852)2597 4003

網址：<http://www.sunya.com.hk>

電郵：marketing@sunya.com.hk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(852)2150 2100 傳真：(852)2407 3062

電郵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印刷：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二〇一二年六月初版

10 9 8 7 6 5 4 3 2 1

ISBN: 978-962-923-373-0

© 2012 SUNBEAM Publications (HK) Ltd.

18/F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 499 King's Road, Hong Kong

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

目錄

第一章 黑暗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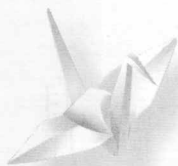
一 開課日	6
二 眾矢之的	14
三 偶遇	23
四 衝突	31
五 復仇	39

第二章 混沌篇

六 發奮	52
七 好消息	58
八 詭異的來電	61
九 決裂	69
十 出走	81
十一 抗爭	89
十二 逃避	95
十三 生死之約	107

第三章 光明篇

十四 愛心天使	115
十五 化敵為友	135
十六 決戰前夕	149
十七 倒下來了	153
十八 命運戰士	164
十九 真相大白	172
二十 不可能的任務	180
二十一 尾聲	186



一 自序

從我很很小的時候開始，媽媽的身子便已經不太好，每天總得花至少三分之二的時間與睡牀為伍。也許是我太懵懂，又或許是自小見慣了的緣故，總以為媽媽合該就是這個樣子的，沒有試圖去理解她這種狀況到底意味着些什麼，更遑論能體會身罹頑疾的她箇中所承受的痛苦。當我年紀稍長，開始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，她已經漸漸不良於行。

不知道是從哪一年的暑假開始，只記得那時媽媽一雙腿還能走，每天早上，當天空還是濛濛亮的時候，我便會推着輪椅，把她帶到附近的跑步徑，陪她一邊緩緩步跑，一邊無拘無束地談天說地。

雖然一切看似微不足道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我還是好慶幸自己當年為她做了這麼一些些。如今，這段日子成為了我記憶之中，跟媽媽最親近也最珍貴的一段美好回憶。

人是善忘的，對於愛你的人能時刻守在自己身邊，無微不至地為自己打點一切的時

候，你很自然便會跌入麻木不仁的陷阱裏去，把別人對自己的好，視為理所當然，甚至覺得厭煩。直至，那個愛你的人猝然而去。

誠然，生老病死是我們無法控制的，我們無法把自己愛的人，永遠留住。但是，我們可以把握現在，在有限的人生，為所有愛我們的人，創造出一段又一段彌足珍貴的時光。

或許，你的時間表太擠，抽不出空檔來為母親料理家務，也無法於周日一大早起牀陪母親上茶樓；又或許，你覺得跟母親的距離太遙遠，你怯於把心底話坦然相告。那麼，你可以像故事的主人翁一樣，用筆來跟母親溝通。只要用心寫，無論母親身在何方，薄薄的一張紙，瞬間便會變成一道比光纖更有效的橋樑，無遠弗屆。

看完這個故事後，如果你也有什麼想要跟媽媽說的話，來吧，請不要吝嗇，立刻動起來。哪怕是一封短箋、一張便條，甚至只是一個小小的便利貼，也足以為大家留下快樂的印記。

一 開課日

親愛的媽媽：

您看得見嗎？今天早上，我終於穿上那襲藍白色格子校服裙，以大無畏的姿態，大踏步的跨進了宏高中學那道高不可攀的門檻。

我知道您一定急着要看看我穿校服的模样，所以我特意為您拍了一張照片。瞧，我看起來，是不是也有點高材生的味道呢？我幾乎可以想像，當您看到我這個樣子時，臉上會掛着一副怎麼樣的微笑。

像我這種資質平庸的女生，居然能高攀如此一等一的名校，相信所有人都會覺得，我是應該興奮得幾天幾夜都無法入眠。但我不得不坦白承認，我可從來都沒有要考進像宏高這種名校的鴻鵠大志。我之所以能夠躋身其中，憑的，不過就是一雙會打羽毛球的手。



然而，這一切都只是您賦予給我的，都是您的功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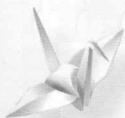
還記得那天，當爸爸罕有地對我笑着，告訴我這個消息時，我第一個反應，就是想一口拒絕。

如果我就這樣澆他冷水，相信他又會橫眉怒目地嚇唬我，但我才不在乎，反正他一直都看我不順眼吧？否則，當年他也不會在我不過四歲之齡，便拋下我們倆不管了。

我在乎的，只有您，媽媽。

在相依為命的十多年間，您總是堅持親自送我回校上課的。即使後來我長得夠大了，可以自己獨自去上學，您還是風雨不改地每天為我預備豐富的早餐，目送了我離開後，自己才匆匆出門上班去。您雖然從來沒說，但我知道您內心最渴望的，就是我能有所成就。在您病重的日子裏，我記得您曾經說過，縱使有一天，您不能再留在我的身邊，您還是會一直躲在白雲深處，悄悄的看顧着我。

我知道，如果您得知我放棄了這麼一個大好機會，必定會很失望。所以，我最



終還是答應了爸爸。

如此這般，在開課日的這一天，我正式成為宏高中學的中三學生。

開課日其實一點也不好玩，不外就是到教室點個名、報個到、分分座位，看看往後的一年自己將要面對的是哪位老師、哪位同桌。可是，對於我這個誰也不認識的插班生而言，誰跟我是同桌，根本沒分別。

我惟一期待的，就是裝修得美輪美奐的校園。

可惜，當我從巴士上跨下來，首先映入眼簾的，並不是那堵著名的紅磚牆，而是泊在校門外那一列列接載學生的車隊。

幾乎全城所有最新款的豪華名車，都聚集在這條狹窄的巷子內，像走貓步的模特兒似的，一輛跟着一輛地展現人前，相當的蔚為奇觀。

忽然，一個蠻漂亮的長髮女生，從一輛橘紅色的平治汽車步出來，背着個名牌書包，三步兩步的跑進了校園。

在一瞥之間，我見到她的那雙眼睛，散發着閃爍的神采。即使連她的名字也不

知道，我已經可以肯定，她必定屬於那種出眾的女生。宏高真不愧為名校，隨便一個學生都是優秀的，除了我。

猛然地，我隱隱感到有些不安。

當我站在操場的告示板前，努力地要從那份長長的分班名單中，找出自己的名字時，有人忽然從後踹了我一腳。

「哎呀！」

我不由得回首一看，才發現原來踹了我一腳的人，正正就是剛才從橘紅色平治汽車鑽出來的那個長髮女生。

那女生望了我一眼，非但沒道歉，還惡狠狠地罵起人來：「讓開！擋在報告板前，你以為自己是玻璃人嗎？」

這個人怎麼如此霸道？我很生氣，正要開口還擊，身後忽然響起一把悅耳的聲音：「許澄，剛才分明是你不小心踹到人家，怎麼你還罵人？」

說話的人，是個蓄着一頭清爽短髮，身材高高瘦瘦的女孩子。



許澄冷冷的瞟了她一眼，反問：「關樂瑤，你憑什麼肯定是我踹到她了？」

「對啊，我真的沒看清楚耶！」關樂瑤揚了揚手上的手提電話，氣定神閒地笑笑：「沒關係，我已經把剛才的情況拍下來了，不如我們把它放上網，讓公眾來為我們作個公證吧。」

關樂瑤的話說得輕輕柔柔，好像只是在跟你鬧着玩，但言詞間，又分明透着濃厚的討價還價的意味。

許澄臉色一變，不屑地哼了一聲：「我才不要跟你們發瘋！」然後悻悻地急步走遠了。

這時，上課的鈴聲轟然地響了起來。

我連一聲謝謝也來不及說，便已經被魚貫的人羣擠到一邊去了，只能迅速地向關樂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，便匆匆忙忙地各自去找自己所屬的教室。

甫踏進中三甲班的教室，在教室後排的人叢中，忽然有人跟我招手。

我張目一看，才訝異地發現，向我招手的人竟然就是關樂瑤。原來，她恰巧跟

我是同班同學，這可是在整個開課日裏，惟一令我感到雀躍的事。

然而，我高興得未免有些太早了。

當我按照班主任黃老師的安排，來到自己的座位時，我頓時絕望得幾乎想要立刻退學。

原來，我未來一年的同桌，竟然就是剛才踹了我一腳的許澄。

她朝我意味深長的笑着打招呼：「你好，我們又見面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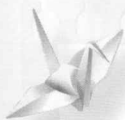
一時間，我愣愣的佇立一旁，不知該進還是該退。

心知肚明的她，還裝模作樣地吃吃一笑：「哎呀，新同學，你怎麼呢，你有善忘症的嗎？這麼快就不記得我了？」

這還不止，我還聽到老師這樣的吩咐她：「許澄，你是班長，就請你多多關照一下新同學吧！」

「當然了！」她爽快地答應。

老天，她居然還是班長耶！



我立時意識到，自己在往後的一年裏，都別想可以過安寧的日子了。

媽媽，對不起，我本不想在第一封信就跟您訴說這些不快事。可是，這就是我第一天來到宏高的真實寫照，我不想向您撒謊。不過，我向您保證，下次我一定會寫些較有趣的事情，好讓在雲端上的您，能好好的笑一場。

很想念您的琳琳

寫於開課日的晚上

二 眾矢之的

親愛的媽媽：

名校果然是名不虛傳，才不過是開課的第二天，各科的老師們，便已經分別為我們布下做不完的作業。三天一小測，五天一大測，兩星期下來，在我還沒能把老師們的名字都記牢前，各科便分別進行了兩三次的測驗了。

相信不消說，您也可以想像到我的成績，會是何等的慘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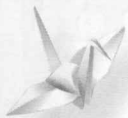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的數學課，當陳老師把測驗卷派到我手上時，語帶不滿地搖搖頭說：「方凱琳，在數學這門課上，我看你得好好的下一番苦功才行了。」

她此話一出，班上頓時引發一陣竊笑。

有人還多嘴的小聲說：「何止數學科？每科她都要下苦功呢！」

大家聽見了，更是哄然地笑了起來。

我羞愧地低着頭，盯着測驗卷上那個火紅色的阿拉伯數字「48」，忽然間，我



感到自己的臉頰，仿佛被火灼一般的疼痛，好像這個火紅的數字，不是寫在試卷上，而是被人刻刺到我的臉上來了。

在短短兩星期裏，已經有不下五位老師跟我說過這樣的話，相信連同學們都開始聽得有些膩了。我明白老師們都是希望我好，可是，我實在不明白老師們到底想我怎麼樣。

我承認我不是一塊讀書的料子，我的成績，跟班上的同學有很大的差距，然而，學校在決定取錄我的時候，不是該早就知道我是怎麼樣的學生嗎？即使我想努力，也不可能短短兩星期內便脫胎換骨吧？但老師們似乎都不這麼想。

小息的時候，一位戴着近視眼鏡的女生來找許澄，見到我坐在位子上，嗤笑一聲說：「唏，我聽說，你是靠一個校際羽毛球冠軍獎，就考進宏高來的，是不是？」

我還來不及答話，便已經有人「哇」的一聲附和着喊：「好厲害啊！」

一直冷眼旁觀的許澄，忍不住噗哧一笑，高聲地回應道：「光會動手動腳有什麼了不起？還不過是個不長腦筋的草包子而已。」

「難道我們班的成績太優秀了，所以刻意找個草包子回來，拉低我們班的平均分，以便鼓勵我們更努力些？」另一個男生笑嘻嘻地接口說。

不知是誰大聲地打哈哈：「拜託！我們現在的平均分已經是九十五分了，如果要再努力些的話，難道要我們每科都得取個二百分？」

其他同學們聽了，頓時爆出了一陣哄然大笑。

嚴格來說，他們並沒有錯，他們說的都是實情，可是，驟然被人如此當眾的奚落和嘲笑，我還是不免感到憤怒。

我受不了自己如此懦弱地坐在一旁捱打，我很想反駁他們，然而，在這倉促間，我找不到為自己辯解的理據。望着眼前那一張張帶着嘲弄的嘴臉，我恨不得自己能披上哈利波特那件隱形斗篷，靜悄悄地逃離這個難堪的瞬間。

可惜，我不能。

正當我漲紅着臉，窘迫得幾乎要掉眼淚的時候，一把溫柔的聲音插進來了：「大家不必為此而傷腦筋了，不如我代大家去問問校長，看看他是不是真有這個意思吧，